

向 夏 編 寫

大學預科中文讀本

向

夏編寫

大學預科中文讀本

商務印書館

大學預科中文讀本  
向夏編寫

---

出版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 
香港皇后大道中三五號

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  
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 D

\* 版權所有 \*

---

1974年8月港第一版 1975年6月重印

## 編寫說明

一、這個讀本，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一九七四年入學資格考試課程規定的篇目編寫的。

二、編寫的體例，分七個部分：

甲、解題：解釋的範圍以每篇的主題和內容為限，不涉及其它有關的問題。如第一課《黃鳥》，沒有敘述《詩經》的體制之類。

乙、作者：僅作簡單扼要的介紹。

丙、課文：（注釋號碼置於每個句讀的下面。）

丁、注釋：因為考慮到中六同學們，第二學期要參加中文大學入學試，上課的時間有限，所以我們的注釋比一般文選詳細一點：①注釋一般用語體，不作煩瑣的引證；②較難的字，採用普通話的注音（普通話過去稱為國語），儘量採用「直音」的方式，如「洎，音祭」，聲韻調都相同。我們認為當中國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時候，沒有再採用粵方言注音的理由。注音以一九七一年修訂重排本《新華字典》為準，如果沒適當的「直音」可以注音，便用漢語拼音字母標音；③我們的注釋，注重虛詞的說明，可以說是這個讀本比較突出的一點。

戊、問題：每篇提出兩個問題，對問題僅作適當的提示，作為示範。

己、語譯：為了便利自修生起見，我們把十篇文言文，都附以語譯。語譯的方式，如果文言作一讀的，語譯也作一讀。嚴格的一對一的規定，有時在修辭上要作一點讓步。

庚、參考資料：作為解題的補充部分。

三、在這個讀本裏面，沒有傳統的「課文分析」一項。我們認為一篇文章是一個整體，每一句每一段，有如一個環節扣着一個環節的。如果把它分開來，每段給它一個提綱的說明，即使絕對的正確，也會分散同學們的注意力，得到的只是一些支離破碎的印象罷了。

四、我們特別着重注釋和語譯的原因，在于希望同學們徹底了解課文的詞句。再通過解題，去掌握一篇的主題，從而了解一篇的要點。

五、我們限於語文的水平，疏忽的地方那是難免的，希望任教中六的老師們，給予指教。

向夏 一九七四年七月

大學  
預科

# 中文讀本

向夏編寫

## 目錄

黃鳥	《詩經》	一
小明	《詩經》	九
公輸	《墨子》	一八
察今	《呂氏春秋》	三三
諸葛亮傳（節選）	陳壽	四五
言語	劉知幾	八二
永州章使君新堂記	柳宗元	一〇九
幾何原本序	徐光啓	一二一
論文	袁宗道	一三七
九龍宋王臺新築石垣記	陳伯陶	一五六

呐喊自序	魯迅	一六六
駱駝祥子（第一、二章）	老舍	一八三
老人	何其芳	二一四
中國人與中國文（節選）	羅常培	二二七
現代中國文學（節選）	朱光潛	一四七

# 黃鳥

《詩經·秦風》

## 【解題】

《黃鳥》是《詩經·秦風》十篇中的一篇。據《詩序》說：『《黃鳥》，哀三良也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，而作是詩也。』鄭玄《箋》說：『三良，三善臣也，謂奄息、仲行、鍼虎也。從死，自殺以從死。』秦穆公以人殉葬事，見於文六年《左傳》：『秦伯任好（穆公名）卒，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鍼虎爲殉，皆秦之良也，國人哀之，爲之賦《黃鳥》。』《史記·秦本紀》說：『繆公（即穆公）卒，葬雍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。秦之良臣子輿氏（即子車氏）三人，名曰奄息、仲行、鍼虎，亦在從死之中。秦人哀之，爲作歌《黃鳥》之詩。』《史記正義》引應劭說：『秦穆公與羣臣飲，酒酣，公曰：「生共此樂，死共此哀。」於是奄息、仲行、鍼虎許諾，及公薨，皆從死，《黃鳥》詩所爲作也。』

從死，就是以人殉葬。這是奴隸制社會殘暴的習俗，也是奴隸主貴族階級的罪惡行爲。郭沫若據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《光明日報》郭寶鈞《記殷周殉人之史實》一文，提出幾點意見說：『侯家莊的殷陵，每一亞字形大墓的殉葬者應當在四百人左右。墓底正中小方坑中一人，

亞字形八隅八小方坑中各一人，合共九人。南北墓道外，身首異地而殉者每排十人，可二十餘排，在二百人以上。大墓周圍的殉葬小墓多可二十，每墓五人至十人不等，平均以七人計，可有一百四十人。尚有隨儀仗行列而殉者，被盜掘者混亂，數無定。這樣算來，每一大墓總當有四百人左右的殉者。西區大墓六，一墓如此，「他五墓大體亦若是」。那麼單是西區的殉葬者便可有二千四百人了。「東區亞字形大墓一，長方形大墓二，墓內葬法如西區」，那麼單這三座大墓的殉者又可能有一千人以上了。而在這之外還有「其西側另有殉者多列」，墓呈員字形，多至數十排，每排十墓，每墓十人，又可以有數千人了。這些還只是侯家莊的殉墓者，殷墟宮室作地下拱衛的人未算在內。兩地合起來，無論怎樣，應該有四五千吧，但寶鈞先生却說：「兩地相較，殷陵殉者為多，殷墟較少，合共二千人以上。」這「二千人」的數字應當是有錯誤的，雖然有「以上」兩個字，但總覺得有問題。不過總數雖然有問題，一個典型的大墓，殉者多至四百人，大抵是無問題的。……如此大規模的殉葬，毫無疑問是提供了殷代是奴隶社會的一份很可寶貴的地下材料。（《奴隸制時代·讀了〈記殷周殉人之史實〉》）

關於周代殉葬的情形，郭寶鈞寫給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說：「前在濬縣辛村發掘，得西周墓葬八十二；汲縣山彪鎮發掘，得戰國墓葬九；輝縣琉璃閣發掘，得戰國墓葬六十四，合共不過百五十五墓，遇殉者六人，且都出諸侯階級墓葬裏。」郭沫若據此作結論說：「殉葬的風氣到

戰國末年是衰微了，然而並沒有完全廢止。」（《奴隶制時代·發掘中所見的周代殉葬情形》）不過殉葬的惡習，一直到秦代還見於史書的記載。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說秦二世令始皇後宮無子者，『皆令從死，死者甚衆』。秦二世又怕工匠泄漏了墓內寶藏機關的秘密，又『盡閉工匠藏（藏）者，無復出者』。這個時候已經是秦代了。中國的奴隸制社會，告終於春秋與戰國之際，而秦始皇卒時，上距三家分晉的戰國開始已經兩百年，這應該是奴隸制社會殘暴的殺殉風氣的迴光反照了。

秦穆公以三良從死，秦國人呼天哭泣，不惜一個人死一百次來贖出三良的生命。郭沫若說：『殉葬的習俗除秦以外，各國都是有的。不過到這秦穆公的時候，殉葬才成爲了問題。』（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）可以這樣說：秦人賦《黃鳥》，並非哀悼三良，因爲子車氏三子，他們也是貴族階級，和死去的秦穆公、繼位的秦康公是同一個階級的，而既得的利益也是一致的。實際上這是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換的時代，秦國人對貴族階級提出的控訴。

## 【作 者】

《詩經》的作者是很難以考知的，像《國風》中的民歌，很可能是出於集體的創作。段玉裁說：『作詩之自舉其名者：《小雅·節南山》曰「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訥」，《巷伯》曰「寺

人孟子，作爲此詩」，《大雅·崧高》曰「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」，《烝民》曰「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」，並此篇（指《魯頌·閟宮》「新廟奕奕，奚斯所作」句——編者）爲五。」（《經韻樓集·奚斯所作解》）《詩經》中有作者姓名的，只有這五篇。

交交黃鳥<sup>(一)</sup>，止于棘<sup>(二)</sup>。誰從穆公<sup>(三)</sup>？子車奄息<sup>(四)</sup>。維此奄息<sup>(五)</sup>，百夫之特<sup>(六)</sup>。臨其穴<sup>(七)</sup>，惴惄其慄<sup>(八)</sup>。彼蒼者天<sup>(九)</sup>，殲我良人<sup>(十)</sup>。如可贖兮<sup>(十一)</sup>，人百其身<sup>(十二)</sup>。

交交黃鳥，止于桑。誰從穆公？子車仲行<sup>(十三)</sup>。維此仲行，百夫之防<sup>(十四)</sup>。臨其穴，惴惄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。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交交黃鳥，止于楚<sup>(十五)</sup>。誰從穆公？子車鍼虎<sup>(十六)</sup>。維此鍼虎，百夫之禦<sup>(十七)</sup>。臨其穴，惴惄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。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### 【注 釋】

(一) 交交黃鳥：『交交』，鳥雀的叫聲，是個狀聲的疊音詞。『黃鳥』，黃雀。  
 (二) 止于棘：『止』，棲息、停留。『棘』，音吉。棘是酸棗樹，落葉灌木，開黃綠色小花，莖多刺。果實小，味酸。  
 (三) 誰從穆公：『從』，從死，就是殉葬的意思。『誰從』，誰去殉葬。『穆公』，名任好，春秋時秦國的國君，當時的

五霸之一。卒於周襄王三十一年，即公元前六二一年。

和仲行、鍼虎都是秦國的大夫。

〔五〕維此奄息：「維」，是用在句首的助詞，古人稱爲「發語詞」或「發聲詞」。它在句中表示的語言情態，相當於現代漢語普通話的「唉」或「啊」。「維此奄息」，唉，這個奄息呀！

〔六〕百夫之特：「夫」，是舊時成年男子的通稱。「百夫」，等於說「一百個漢子」。「特」，匹敵，也就是彼此相等的意思。「百夫之特」，是說奄息「一個人抵得過一百個人」的意思。

〔七〕臨其墳：鄭玄《箋》說：「臨視其墳。」（墳，墓穴。）「臨」，來、到、來到。「其」，第三身代詞，在句中指代奄息。

〔八〕惴惄其慄：「惴惄」，恐懼、害怕。惴，音墜。「慄」，戰慄、發抖，是因爲恐懼而使肢體顫動的意思。

「其慄」的「其」字，是用在句中的助詞，「其慄」同「慄慄」。

〔九〕彼蒼者天：「彼」，那。在句中做指示代詞用。「蒼」，青色。「蒼者」，青色的。「彼蒼者天」，那青色的天呀、那青色的老天爺呀。

〔一〇〕殲我良人：「殲」，盡、消滅、殺光了。「我」，我們的。「良人」，善人、好人。

〔一一〕如可贖兮：「如」，如果。「贖」，舊時特指用財物減免刑罰叫做贖罪，這句是「如果可以拿別人的生命贖出奄息的話」的意思。「兮」，是用在句末的助詞，語言情態相當於現代漢語普通話的「啊」。

〔一二〕人百其身：鄭玄《箋》說：「謂一身百死猶爲之。」這是「一個人死一百次也值得」的意思。依照古漢語的習慣，凡數詞用在代詞前（「百」是數詞，「其」是代詞），數詞即轉類爲動詞，句中的「百」字是「死一百次」的意思。

〔一三〕子車仲行：「子車」，氏。「仲行」，名。仲行是奄息之弟。

〔一四〕百夫之防：「防」，《毛傳》說：「防，比也。」即比方之方。鄭玄《箋》說：「防，猶當也。言此一人當百夫。」這是說「仲行一個人當一百個人」的意思。鄭玄《箋》的解釋比《毛傳》更恰當一點。

〔一五〕止于楚：「楚」，荆。是一種植物，即牡荆，落葉灌木，開青色或紫色的穗狀小花。

〔一六〕子車

鍼虎：『子車』，氏。『鍼虎』，名。鍼虎也是奄息之弟。當也。』和二章『百夫之防』的『防』字同義。

## 【問題】

①『秦風·黃鳥』三章的主題是什麼？

提示：一、大概以人殉葬的風氣，到了春秋中葉以後，便開始被人反對了。秦穆公卒，殺殉一百七十七人，連秦國的三良也一併殺掉了。秦國人爲之賦《黃鳥》，表示惋惜和悲痛。其實這是反對以人殉葬的殘暴罪行的控訴。二、反對殉葬的原因，是人的獨立性的發現，也是強調人的價值的思想萌芽。三、在奴隸制社會的時代，人是失去了他們的獨立的存在的。當時秦國人民發現了這個問題，便歌唱出《黃鳥》的詩篇哀悼三良，這是正在新舊轉換的時代中，矛盾的衝突達到高潮的時候。

②《黃鳥》這篇詩用怎樣的手法指出秦國統治者的殘暴行爲？

提示：一、作者首先肯定三良是被秦國人民愛戴的好人，說奄息是『百夫之特』，說仲行是『百夫之防』，說鍼虎是『百夫之禦』，好人無辜而被殺殉，把它和殘暴的統治者的罪行作一對比。二、用『臨其穴，惴惄其慄』一句，深刻地描寫當時慘絕人寰的情景。『臨其穴』，據鄭玄的解釋爲『來到奄息殉葬的墓穴』，如果照朱熹《詩集傳》的說法是『今觀臨穴惴惄之言，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，迫而納之於墳』，那就是活埋了。三、用『彼蒼者天』比喻秦國的統治者，直指他們『殲我良人』的罪惡。四、強調三良的善良，很技巧的說『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』，藉以烘托出秦國統治者的罪惡。

## 【語譯】

嘵嘵叫的黃雀，停留在酸棗樹上。誰給穆公殉葬？子車氏的奄息。唉，這個奄息，他一個抵得過一百個人。來到他殉葬的墓穴，害怕得要發抖了。那青色的老天爺呀！殺光了我們的好人。如果能拿別人的生命贖出奄息的話，我們就是死一百次也行啊！

嘵嘵叫的黃雀，停留在桑樹上。誰給穆公殉葬？子車氏的仲行。唉，這個仲行，他一個能當得一百個人。來到他殉葬的墓穴，害怕得要發抖了。那青色的老天爺呀！殺光了我們的好人。如果能拿別人的生命贖出仲行的話，我們就是死一百次也行啊！

嘵嘵叫的黃雀，停留在牡荆樹上。誰給穆公殉葬？子車氏的鍼虎。唉，這個鍼虎，他一個能當得一百個人。來到他殉葬的墓穴，害怕得要發抖了。那青色的老天爺呀！殺光了我們的好人。如果能拿別人的生命贖出鍼虎的話，我們就是死一百次也行啊！

## 【參考資料】

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『穆公於此，其罪不可逃矣。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，而三子自殺以從之，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。今觀臨穴惴慄之言，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，迫而納之於壙，其罪有所歸矣。』

張西堂《詩經六論》說：『《秦風》中的《黃鳥》是攻擊當時凶惡的殉葬制度的詩。詩篇用黃鳥的止於「棘」「桑」「楚」，借音雙關顯示出那是疾恨、悲傷、痛楚的事件，用「臨其穴，惴慄其慄」的具體事實寫

出那殉葬的人悲慘恐懼在墓穴邊的情況；然後用「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」表示出人民對這件事的無比憤怒。這首抗議的詩歌，是引起廣大人民的同情的。』

劉大杰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說：『《詩經》的藝術特色，是在詩歌創作上初步形成了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。……在《一雅》、《國風》中的許多詩篇，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面貌。有的是被壓迫階級困苦生活的描寫，有的是對於黑暗政治的批判，有的是勞動與愛情的歌唱，有的是對於神權的懷疑與反抗。一部分出於當時士大夫之手的政治諷刺詩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會的某些黑暗面。其中如《七月》、《伐檀》、《碩鼠》、《黃鳥》諸作，表現了奴隸們對統治者的憤怒和反抗。』（一九七三年修訂版。）

# 小明

《詩經·小雅》

## 【解題】

《小明》是《詩經·小雅》中的一篇。關於篇題，鄭玄《箋》解釋為「名篇曰《小明》者，言幽王日小其明，損其政事，以至於亂」，這是望文生義，絕不可靠的。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說：『言至小之明，其光甚微，以喻世亂，則闡於照察，故詩以《小明》名篇。』這種解釋，是和《小明》的主題配合的。

《詩序》說：『《小明》，大夫悔仕于亂世也。』孔穎達《正義》說：『《小明》詩者，牧伯大夫所作。自悔仕於亂世，謂大夫仕於亂世，使於遠方，令己勞苦，故悔也。』方玉潤的《詩經原始》不同意《詩序》的說法，他說：『此詩與《北山》相似，而實不同。彼刺大夫役使不均，此因己之久役，而念友之安居。題既各別，詩亦迥異。故此不獨羨人之逸，且勉其不可懷安也。而《序》乃謂「大夫悔仕于亂世」，詩方勉人以靖共（恭），己顧自悔其出仕，有是理哉！』他認為這篇的主題是『大夫自傷久役，書懷以寄友也』。陳子展的《雅頌選譯》，也同意這種說法，他說：『《小明》是一個大夫自述久役、憂時、念友、懷歸，種種複雜心情

的詩。詩由詩人行役引起，這和《四月》、《北山》相同，雖然詩人個人的遭遇不同，對於行役的感受也各有不同。詩人憂時、畏罪，三詩也大致相同。當然詩人的思想、感情、心理狀態，也還是有差別。《四月》顯然有逃避現實的思想；《北山》顯然有役使不平的憤慨，和不得養父母的遺恨；《小明》再三說「念彼共人」、「豈不懷歸」，又重複說「嗟爾君子」，顯然有念友懷歸的感傷；這就是三詩大不同的地方。《小明》詩凡五章，前三章言因久役而念友懷歸，後二章勉勵其同僚友人居安思危，首尾意義自相聯貫。」又說：『《詩序》說這詩是「大夫悔仕于亂世」而作，從詩的內容看，當是「仕于亂世」的大夫所作。這個大夫是不是「悔仕于亂世」呢？在詩的第三章裏有「心之憂矣，自詒伊戚」兩句。鄭《箋》說：「我冒亂世而仕，自遺此憂；悔仕之辭。」《詩經通論》說：「自詒伊戚，不過自責之辭，不必泥也。」我以爲鄭玄的話未免遷就《詩序》來說，姚際恆的話倒像很自然。』

胡承珙《毛詩後箋》說：『《序》云「《小明》，大夫悔仕于亂世也」，（清顧鎮）《虞東學詩》曰：「此篇詩義，說者紛錯。《箋》以共人指君，固屬迂曲。後儒或謂大夫之友隱居不仕者（邱氏），或謂先時曾諫阻大夫之仕者（陳少南），皆無可據。惟謝疊山謂共人，即靖共爾位之君子，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。」其言通貫前後。蓋仕亂世者，惟靖恭可免，故君子本而又勉以靖共。』（疊山即謝枋得，宋人。有《疊山集》五卷，《詩傳注疏》三卷傳世。）